

袖手姻缘

XIU SHOU
YIN YUAN

布衣祺◎著
BU YI QI WORKS

天下皆叹她所嫁并非良人，
却不知，她这一生最幸运之事，
是遇见了他袖手天下，
只为她笑靥如花。

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她身系国仇家恨，惊天秘密。
当命中注定的相遇到来，
是对弈一场天下动荡、
山河易主的棋局。
还是上演一世执手相看，
逍遥江湖的传奇？

他是名动天下、智勇无双的问心阁之主，她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将门千金
一朝相遇，承君子一诺，换一生相许

前朝皇室遗孤 vs 敌国嫡系公主

史上最暖心古风大作
倾尽心力谱一曲旷世恋歌

众编辑捶胸推荐：
好男人原来都在小说里

袖手姻缘

XIU SHOU
YIN YUAN

布衣祺◎著
BU YI QI WORKS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袖手姻缘 / 布衣祺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399-7469-9

I. ①袖… II. ①布…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32239号

书 名 袖手姻缘

作 者 布衣祺

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策划 怪兽工作室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编辑 孙 逊 张丽君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字 数 240千字

印 张 1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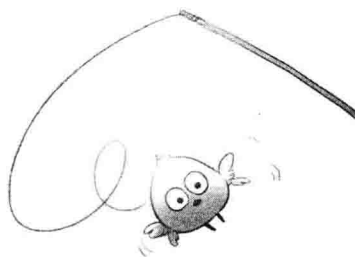
版 次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469-9

定 价 23.8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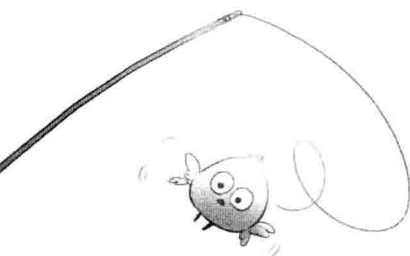


-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醉卧玲珑……
莫诉别离……
蓝田日暖……
暗涌如潮……
曾经沧海……
图穷匕见……
只如初见……

149 124 093 070 050 024 001





目录 CONTENTS

番外	第十四章	第十三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一章	第十章	第九章	第八章
羡煞西墙……	悠悠我心……	晓梦庄生……	南国红豆……	道是无情……	蒲苇磐石……	细若游丝……	似是故人……
322	304	279	254	234	217	193	174



第一章 只如初见



1

大周武和十九年，四月初七，刚下过一场沾衣杏花雨，天气越发清和明媚。帝都街边垂柳如碧，暮春的光影，丝丝缕缕从其中摇转而流泻，落在叶修素净的衣袂上。

叶修下了软轿，眯眼望着沈大将军府威严雄伟的门楣。门前等候的小厮殷勤地跑过来，弓身道：“可是问心阁叶先生吗？”

叶修称是，被小厮热情地请进门。未行几步，大将军沈瑜已快步迎了出来，宾主于厅堂上饮茶寒暄半晌，叶修遂跟随沈瑜步入后宅。经过一段浓荫路，一片波光粼粼的大湖便映入眼帘，湖面上细苇扶风，小荷才露。

叶修言笑道：“沈大将军府果然好风景！”

沈瑜道：“让叶先生见笑，天下有问心阁，何处敢言好风景。叶先生，这边请。”

穿过了水上回廊，地势渐渐平阔，青石铺路，香花如锦，阴阴乔木中鸟声盈耳，所遇到的两三处凉亭石座，皆空静无人迹。

沈瑜道：“长女已出嫁，拙荆侍佛，犬子尚未完婚，这偌大的庭院，空寂冷落得不成样子！”

沈瑜这话既是解释，又是叹息。两人转过垂柳假山，便看见一座阁楼，周围都种满了修竹与花。

竹影间明明灭灭的光斑，细碎地洒落在叶修如雪的白衣上。阳光如银子般和暖明亮，风拂树影，一架蔷薇满院香。

叶修静静地望着那长发飘飘的女孩子，在秋千架上荡得高高的，仰着头，迎着阳光。





两个小丫鬟一见沈瑜带着叶修来了，连忙行礼见过，沈墨瞳看见父亲，也停下秋千上前行礼。

沈墨瞳的耳后簪着朵半放的红芍药，明眸皓齿，笑吟吟地盯着叶修看。

沈瑜叹道：“这便是老夫的小女墨瞳儿，因八岁那年一场大病，哑了不说，还落下这蹊跷的笑疾。如叶先生所见，逢人便笑，即便是被人打了、骂了，她还是对人家笑，好像毫无知觉一般。”

叶修听着，看向沈墨瞳。

她的瞳仁深黑而亮，一笑，眼波滟滟，流光四溢。可她的风神，即便在笑如枝上花的时候，也是深水静潭般清静，很淡。

沈瑜接着又道：“这孩子，平时笑也还好，可若是突然见了什么奇怪的，就大笑不止，一直能笑晕过去，所以这园子里，陌生人都不敢放进来。有一次，园子里的石榴花开了，她特别喜欢，插满了头，结果去湖边喂鱼，见了自己的倒影，觉得奇怪，笑得直掉到水里，幸亏她兄长路过，给及时捞起。这丫头一边往外吐水，一边还笑个不停呢！”

沈瑜边说，边请叶修到石桌旁坐下，小丫鬟捧了茶和点心过来。

叶修噙着笑听完，问道：“沈将军，令爱除了笑，可还有害怕、委屈什么其他的表情，可曾哭过？”

沈瑜沉吟道：“也是有的，有时候她不防备，被厉声呵斥，也会害怕。至于哭，她哑了以后，发不出声音，倒是有过笑得满脸泪的时候。”

叶修又看了沈墨瞳一眼。

沈瑜道：“依叶先生看，可还有法子医治？”

叶修的人极清俊，言笑举止，皆如同三月照水的暖阳般和煦温润。沈墨瞳在一侧好奇地打量着他，也不知何故，她突然一头向叶修的肩怀间凑了过去。

沈瑜顿时大窘，一把拉过来便大声呵斥。

叶修不以为忤，反笑着解释：“在下常年和药打交道，襟怀中便有一股淡淡的药香，定是被沈姑娘闻到了。”

沈瑜声称见谅，呵斥了沈墨瞳一句，接着询问医治之法。

叶修一欠身，对沈墨瞳道：“沈姑娘，请赐脉。”

沈墨瞳十分温顺地向前伸出了手腕。

手腕皓如霜雪，沁着上午的阳光，暗青的血管清晰可见。叶修的三根手指搭在脉上，浅听，深探，半晌未下定夺。

沈瑜在一旁甚为焦虑渴盼地等着，也未敢言语。

最后叶修松了脉，转头对沈瑜极为谦恭地未开口，先微笑。

沈瑜道：“叶先生，您看？”

叶修一脸清和，温声道：“沈将军，依在下看，沈姑娘哑而清静，笑而无忧，倒也无妨。”

沈瑜怔住。这叫什么话，什么叫哑而清静笑而无忧，他原本蕙质兰心清姿绝艳的女儿，病成这样，还无妨？不能治便承认自己不能治，什么叫也无妨？敢情这病还是生得好？

这若是江湖游医，信口雌黄，沈瑜早就勃然大将他怒赶出去，可面前的是享有神医之名的北药公子，问心阁叶修叶不弃。叶修医不好的病症，这天下怕再也无人可医。

沈瑜不得发作，强自隐忍，再一想女儿年已十七，花枝般的颜色，前程却全部毁却，内心又一时绝望哀恸。

叶修脸上还是那副俊雅温和的表情，起身对沈瑜道：“沈将军请借一步说话。”

沈瑜站起来，内心忽地又亮起一线光亮，难道？

叶修转身，对沈墨瞳一弓身，算是打招呼。他在和沈瑜离去时又回头看了沈墨瞳一眼，笑得淡淡的，意味深长。

这个女孩子风神淡定，笑意嫣然，如水中青荇般清扬柔软。

将军府的正厅，小厮上了茶，叶修说出的话，却是石破天惊。

“沈将军，沈姑娘如今模样，不是因为当年的那一场大病，实在是出自人为。”

沈瑜骤然顿住，惊得目瞪口呆。

叶修也只是就事论事：“毁堵了她重要的经络，用药物压制其脏器





和神经，故而沈姑娘虽哑有笑疾，但应该神志清明，故而在下说，无妨。”

沈瑜道：“那、那该如何医治？”

叶修断然道：“沈姑娘脉象诡异蹊跷，在下爱莫能助。”

沈瑜一怔，焦灼结舌道：“若、若不是那场病烧坏了脑子，而是因为经络和药物，以叶先生独步天下之妙手，应、应该不是不能医治啊！”

叶修放下茶盏，敛首道：“在下从不打诳语，也不敢妄言。沈姑娘如今身体已无恙，实是心疾，人世间实病易治，心疾难医，将军，并非在下有意推辞，实在是无能为力。”

沈瑜长长地叹了口气，大概是因为情绪激动几度起落，手犹自微微颤抖。叶修沉默半刻，忖度着用词，说道：“在下唐突，有个不情之问，还请沈将军勿要怪罪。”

沈瑜狐疑道：“叶先生请讲。”

叶修笑意温静，坦然开口道：“沈姑娘尚还待字闺中吧？”

沈瑜的脑子嗡的一声响。

叶修起身长揖行礼道：“沈姑娘通脱明慧，容颜俊美，令在下一见倾心，在下偏安问心阁，一介布衣身负顽疾，冒昧求娶，万望沈将军恕罪。”

沈瑜一下子泼了茶，整个人彻底呆愣住。

沈墨瞳听了父亲的话，笑容淡了淡。

沈瑜道：“如今你已十七岁，肯开口提亲的，就只有叶修一个人。叶修年轻英俊，以神医之名主掌问心阁，扼天下消息往来之命脉，心思缜密机敏。”沈瑜抚着女儿的头，长叹一声，黯然道，“得叶修者得天下，这样的声名地位，我们沈家，过气的将军府，一个庶出的哑女，也算是高攀了。只是他医不自医，身体不太好，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

沈墨瞳灿笑着，目光却有点湿。沈瑜惊觉女儿眼中那淡薄的水光，不由得颤声道：“叶修果然言中，世人皆恨我的墨瞳儿痴傻懵懂，他却说你神志清明……”

沈瑜一时悲恸，将沈墨瞳揽在怀中，怆然道：“他说你成今日模样，不是天定，而是人为，并非实病，实属心疾。我左右思量，墨瞳儿的心疾，

可是当年你娘亲的死吗？”

沈墨瞳却歪头看了看他，伸手用袖子轻拭父亲流出的泪水，动作贴心乖巧，一如童年七八岁时的小模样。

沈瑜心如锥痛：“墨瞳儿当时年幼，定是吓坏了吧，这么多年过去了，墨瞳儿便忘了吧……”说到这里他突然语迟，忘，可要如何忘？

沈墨瞳貌似懵懂，笑意盈然地点点头。

沈瑜一声长叹，柔声道：“墨瞳儿休怪爹爹把你嫁给叶修，这天下男子，贪弄美色者多，为情忠贞者少。何况墨瞳儿哑有笑疾，就算嫁入豪门，亦会遭夫家嫌弃。叶修顶天立地一男子，虽自己断言命不过而立，但姿仪风采，天下仰望，他愿娶你为妻，从此只爱你一个人。他生，让你得半世恩宠；他死，让你得一世无忧。墨瞳儿，问心阁有这个能力，更何况叶修以信诺著称于世，不信叶修者，天下将无可信之人，为了他这一诺，爹爹就许了这门婚事。”

“他明日便遣媒来下聘。”沈瑜抚了抚女儿的头，轻声道，“这样也好，朝堂倾轧险恶，我已经折损了一个女儿，不能再折损一个，墨瞳儿便安心待嫁吧！”

是夜，夜深露重，沈墨瞳坐在花间的青石板上，抱着脚踝，长发沿着单薄的丝袍凌乱无章地散落，她冷，心似乎疼。

一大丛白芍正在身侧冰姿雪颜地绽放，沈墨瞳伸手正要掐花，身后突然传来一个略带戏谑的声音：“沈姑娘深夜无眠，花间月下，是在想问心阁叶修呢，还是在想燕王爷萧煜？”

沈墨瞳惊悚地缩手，回头。

2

来人在沈墨瞳面前的青石板上坐下，笑语道：“叶修当真是享誉天下的神医，沈姑娘果然也不是只会笑的。”

他的声音浮冰碎玉般旷远低沉，但脸却是圆乎乎笑嘻嘻的，像是铺子里点头哈腰的大掌柜，这滴仙般的声音与过于世俗凡庸的面目，给人





一种很诡异的违和感。

沈墨瞳不由得蹙起了眉。

来人却是直勾勾盯着沈墨瞳的脸看，说道：“原来沈姑娘不笑的时候更美啊，只是这秘密天底下又有几人知道？”他故意摇了摇头，反问道，“即便是萧煜，也是不知道的吧？”

沈墨瞳静静地垂下眼睑，伸手折下那枝白芍。

来人在一旁便笑了：“你与萧煜定下了盟约，如今这般无动于衷喜新厌旧，也太让人心寒了吧。”

沈墨瞳拈着那朵白芍，便略显讥诮地笑了。他们之间是有盟约，但她养在深闺，他刚新婚大喜，即便她不要脸面，他还要顾及名声，让深得圣宠最具前途的王爷，新婚之际公然夺人妻子，染指一个哑有笑疾的庶出女子，这是不可能的。可他堂堂王爷，有的是谋略与手段，如今却让他人来对她冷嘲热讽，又是何意？

来人见她的神色，笑着开口道：“看来姑娘是误会了，我是自作主张跟你开玩笑的！萧煜那身份，又刚迎娶了右相嫡女，此时实在是没办法出面，他让我来，便是与姑娘商议。”

说着那人从腰间拿出一张燕王令牌递给她，沈墨瞳接过细看了一眼，扣在手里却不动声色。

来人会意，压低声音加了三个字：“卧凤镯。”

沈墨瞳抬起头，眉目舒展，笑意盎然，伸手将燕王令牌交还来人。

来人接了令牌在沈墨瞳身前坐下，道：“如今这时节，他是不敢派燕王府的人来的，只能遣了我这样踪迹无定的江湖人。王爷的意思，叶修求娶下聘，沈将军又已然应允，事情既成为定局，他不好出面争婚，只能另觅他途，让姑娘以另一个身份进入燕王府。”

来人说，声音压得更低：“叶修在京城最多待一个月，必在临走前和姑娘完婚，王爷计划好了，届时将姑娘偷偷接走，再以假死传出姑娘的死讯，届时姑娘不再是沈将军府的二小姐，也就不是叶修之妻，嫁给燕王爷自然便无可厚非。至于沈将军府，虽不免丧女之痛，但叶修走后王爷自会通知沈将军你未死的消息，木已成舟，父女重逢，岂不是皆

大欢喜吗？”

浮云遮月，照得人身上半明半暗，来人悄声密语道：“敬请沈姑娘等候王爷的消息。”

三日后的凤凰街，梧桐苑。层层叠翠的庭院深秀而雅致，正飘荡着袅袅的青烟。

叶修正坐在火旁煮水。

李承影静静地在茶几旁端坐，一身黑衣几乎要隐没在夜色里。

叶修细听水响，知道火候已到，开始有条不紊地洗盏、润茶、冲水。

碎花的白瓷杯冰清玉洁，水入茶中，泠泠然，哗哗然，忽缓忽急如高山流水般韵律深长。

未展的茶叶在水中上下左右地翻腾起伏，待水声渐消，茶叶一片片挤挤挨挨碰撞着，一点点轻盈地舒展开，一叶一芽，缓缓地沉落。

沁人的茶香便随着热气氤氲飘散开，李承影谦恭地接过茶，轻轻地抿了一小口。

“怎么样？”叶修含笑问道。

“先生煮茶已然炉火纯青。”

叶修捧起旁边的清水喝了一口，言笑道：“闻茶识心，承影品品这茶，与我往日煮的茶有什么不同吗？”

李承影的脸上掠过淡淡的笑意：“自是有不同了。”

见叶修静待下音，李承影的话有了点玩笑的味道：“先生有了婚约，这茶，自是更沁润人心。”

叶修听了默然一笑，李承影又品一口，说道：“虽然淡至若无，可回味总有点微苦微涩。”

叶修道：“茶之本性在它清苦芳香，本不可免，也不可掩。”

李承影称是。

两人一时沉默。

月光从梧桐枝叶的缝隙间洒漏下来，有夜风拂过，枝叶婆娑，光影





一时动荡斑驳。叶修开口道：“冬哥儿抱怨了我好几天，现在一见我还是嘀嘀咕咕的，怪我要娶个只会傻笑的哑巴。”

李承影道：“先生做事自有先生的道理。”

叶修轻轻哼笑一声：“承影这样说，怕也是心里腹诽着吧。”

李承影低头很认真地喝了口茶，说道：“属下确实不敢苟同。”

叶修道：“那你说说看。”

李承影道：“神机妙手张无双秘制的翡翠卧凤镯，价值不菲，天下独一无二，燕王爷毫不吝惜赠予美人表明心迹，即便不十分心爱，也是极其看重的。先生您不去成人之美，反倚仗着燕王爷要交好我们问心阁，便横刀夺爱，先生虽事出有因，也实在很小人。”

叶修一下子便笑了。李承影捧茶盯着他，叶修一向爱笑，但这样愉悦的笑容还当真很少见到。

李承影一顺嘴便问出了他一直最纳闷的问题：“先生因何要得罪燕王爷，抢他的女人？”

正说着，一名黑衣武卫走进来，李承影一侧首，示意他说话。武卫道：“沈大将军府失火了。”

李承影道：“多留神，若事出有异，便出手救人。”

武卫称是，弓身出去。

叶修道：“礼部尚书的二公子要去求娶，我若不抢，燕王爷今夜便没处可以让，难道要让到孙二公子那里去，用自己的棋子，去走别人的棋局？”

李承影沉默半晌，说道：“先生，不是仅此一种方法的。我们完全可以动手搅局，护住沈姑娘，他们便无从撼动燕王爷。先生此举即便解人危急，但染指沈姑娘，便是燕王如今按捺隐忍，日后也难免心生嫌隙。”

叶修缓声道：“我还能活多久？”

“先生，”李承影内心一怦，“莫非您真的看上了沈二姑娘！”

叶修浅浅一笑，轻声道：“爱而拘之，宠之护之，即便她心有所属，却是我心之所愿。”

李承影不再说话，而心生悲慨。他望着叶修端茶的手指，那手指清

瘦嶙峋，落满了白月光。

这天地之大，人心如发。他的先生一个人迎风立于危楼之上，短寿，久病，痛得半死不活，犹在温柔言笑间，察人心于细微，握天下于指掌，缜密精深，算无遗策。

一怒而天下惧。可他也有心生悦慕，也有情生欢喜，这世上还没有谁，是他惹不起的。

晚风侵衣，夜凉如水。两人久久沉默着，只有头上梧桐迎风沙沙作响。

这时武卫猛地一下冲闯了进来，叶修侧首问道：“这又是怎么回事？”

“先生！”武卫道，“沈将军府先被灭门，后遭纵火，除了沈家公子远在边疆，将军、夫人、二小姐，沈府上下三十二口，尽数遇难，鸡犬不留！”

叶修和李承影两人皆是变色，齐声道：“你说什么？！”

3

浮云遮月，京城的上空飘散着一股呛人的青烟，一项小轿颤颤悠悠地来到了燕王府的后门。

守门的兵卫伸戟拦住，轿前人昂然出示燕王令牌，兵卫连忙收戟，弓身放小轿进入。

夜色昏暗幽昧，燕王萧煜负手伫立中庭，脸色铁青，突然有一小厮过来禀报道：“王爷，您要的人到了。”

萧煜狐疑地拧起了眉，他要的人？什么人？

却见一女子已经低着头款步走过来，萧煜微微一震，半晌才低唤出声：“墨瞳儿？”

声音，如此不可置信。

他冷怒地久久盯着她，直到沈墨瞳收起初见他时的娇羞欢愉，一点点地煞白了脸。

萧煜的目光向后一扫，低喝道：“都退下去！”

中庭顿时空成一片死寂，萧煜黑着脸，一把扯掉她头上簪着的深色并蒂蔷薇，生硬地握着她的手腕快步走进书房。





沈墨瞳踉跄着跟上，萧煜让侍候的人都出去，而后冷冷地盯着她，目光锋芒锐利，变得更加严厉。

沈墨瞳孤零零地站在屋中央，白着脸。

萧煜道：“你知不知道你家里出什么事了！”

沈墨瞳已料定事情不妙，此时只茫然愣着，没点头也没摇头。

“上上下下三十二口，将军、夫人，所有人都被杀了！你穿成这样，还戴着花，头发丝毫不乱，说你是从火场里死里逃生，谁信！”

萧煜怒责的话，轰的一下从她头脑里炸开！灭门，三十二口都死了！

沈墨瞳怦然后退一步，伸手吃力地抓住桌边，才让身形站稳住。

萧煜面色稍霁，依旧严厉训斥：“你来找我也就算了！还说什么是我要的人！你到底用了什么本事，没我的命令，就能在我王府里横冲直撞的！”

沈墨瞳面色惨白，突然意识到自己还穿着一身荒唐而华丽的玫色牡丹金丝凤凰绣袍，她下意识地伸手欲解下，想到萧煜正站在面前，又僵硬着顿住，眼泪不受控制般汹涌而来。

萧煜突然意识到，自己这话里的逻辑便不对，一个哑女，若非事有蹊跷，她能有什么手段在他戒备森严的王府里横冲直撞！

红晕的灯光跳动忽闪，眼前的人虽略施艳妆，却苍白薄脆得如同水里的影子，萧煜看到她伸手拿笔时腕间露出的卧凤镯，微怔了一下，心下一软。

扶她坐下，萧煜语气稍缓，说道：“墨瞳儿，先别伤心，你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

沈墨瞳无神地睁着大眼睛，颤抖着拿着笔，还未写字，一滴墨落在纸上，洇染开来。

她抬头望着萧煜。那目光，不知道是不是萧煜的错觉，那目光瞬息亮，又透心凉，让萧煜总觉得有某种他本来可以把握的东西，却在他还未领悟抓住的瞬间，倏地流逝了。

沈墨瞳已低下头，写道：“不是王爷的人接我出来的吗？”

萧煜的浓眉拧起，一对照她的打扮，心下了然，说道：“接你出来的人，

用的是我的名义？”

沈墨瞳写道：“拿着燕王令牌，对得出暗号。”写完，她迅速地将来人的面目画了出来。

“拿我的令牌！”萧煜惊呼出声。

听这语气和话里含义，应该是他从未派人找过自己。沈墨瞳只觉得心底仿似有毒蛇爬过，凉而恐怖得令她窒息。她骇然盯着面前的字迹，似乎内心的某根弦骤然崩断，不由得手一松，笔啪的一声掉落在砚台里，溅起浓黑的墨，染了她的衣袖。

她低头强力支撑隐忍，眉目如画，但面白如纸。萧煜的脸上一时阴晴莫测，突然间眸子一敛，低呼道：“糟了！”

他将画像的纸张团起，握拳的手不由得青筋暴起。萧煜抽身快步往外走，在门口突顿住，回头对沈墨瞳道：“我要是出事了，你也可能会被讯问，但千万不能说是谁接的你，只说不知道，懂了吗！”

沈墨瞳惊骇地点头，萧煜一边大步往外快走，一边唤人备马，跟在他身后的贴身侍卫陆醒问道：“王爷，去哪儿？”

萧煜一脸冷色：“凤凰街梧桐苑，马上去求见叶修！”

萧煜见到叶修的时候，叶修正一个人坐在梧桐树下煮茶。

他一身麻衣胜雪，正用扇子扇火，火光在暗夜里一闪一闪的，映着他极为清俊平静的脸。

萧煜几乎是快步闯进去的，却在见到叶修的一瞬间，骤然冷静下来，怔在当地。

叶修的眼神飘过来，笑吟吟地道：“王爷怎么忘了，该把沈姑娘带来的？”

萧煜顿时醍醐灌顶。

是啊，他应该把沈墨瞳带来，他应该在第一时间把沈墨瞳送到叶修的身边来啊！不但证明他的清白，墨瞳儿也不会被别人控制，而这一路上，正是他和墨瞳儿商量计策对好口供的最佳时机！

他这一醒神，马上使命陆醒去接沈墨瞳，叶修望着转身离去的陆醒，





对萧煜道：“现在去怕是已经晚了吧。”

萧煜没说话。叶修请他坐下，水已烧响，叶修慢条斯理地润盏、洗茶、斟水，然后很是恭敬地双手奉给萧煜：“王爷，请。”

萧煜接过茶，顿时一股清清淡淡的茶香钻入了鼻息。

风拂树动，梧桐沙沙作响。萧煜见叶修仍旧是一派如冰似雪般的从容淡定，不由得道：“叶先生，今夜沈大将军府被灭门，墨瞳儿打扮成新娘的模样，被人手持燕王令送到我府上，我们又素有情意……这次残害忠良，瞒天过海夺人妻女的弥天大罪，小王怕是在劫难逃了。”

叶修道：“王爷少安毋躁，此事荒唐处甚多，并非就无懈可击，不可辩白。”

萧煜苦笑。

叶修低头对萧煜施了一礼，轻声道：“在下不知沈姑娘和王爷两情相悦，请王爷恕在下横刀夺爱之罪。”

萧煜捧着茶没出声，半晌才弓身低哑道：“先生多礼了。”

叶修道：“今晚的事，沈姑娘怎么说？”

萧煜道：“她以为是我接她出来的，并不知道灭门之祸。”说完，他拿出团在袖子里的画像纸张递给叶修，“墨瞳儿说……”

如此亲昵的称呼，萧煜掩起言语间的淡淡尴尬，说道：“此人穿着白衣，拿着我的令牌，知晓暗号。”

叶修拿过纸张，望着那张笑嘻嘻圆乎乎的脸，皱起了眉。

萧煜不遑一瞬地望着他，希望他能看出什么破绽和线索。

过了半晌，叶修压下纸张，轻叹口气，说道：“这次让礼部尚书的二公子求娶沈姑娘，本以为是雪贵妃布局，牵涉的也不过朝堂之中的事而已。”叶修顿了一下，缓声道，“却不曾想南越也出手了，此事，怕是真不能善了了。”

萧煜一惊，低声道：“南越！不是已经……”

南越王室已毁于一旦，尽数消亡，这是天下皆知的事。

叶修道：“南越以罕见的繁华富庶闻名于世，这张人皮面具，唤作笑财神，是南越王室私密供奉和崇拜的偶像，一朝出现，绝非偶然。”